



Types and Evaluation of Mistranslatio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Xu Chi's Version of *Walden*

Xueke Z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1656441287@qq.com

How to cite this paper: Zhao, X.K. (2026) Types and Evaluation of Mistranslatio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3: e15884.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15884>

Received: August 1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7,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Mistranslation is an inherent and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ssentially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ranslation norms and practical objectives. Rooted in Merton's Anomie Theory and adopting Fu Jingmin's derived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hat divides mistranslations into four patterns, and they are innovation-driven deviation, conformity-oriented drift, alienated evasion and rebellious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es Xu Chi's Chinese version of *Walden* as a typical case. Through textu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four mistranslation patter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mistransl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single criterion of fidelity. Instead, dialectical judgments on its negative and positive functions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practical goal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ranslation. It attempts to offer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mistranslation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in China.

Subject Areas

Literature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Types of Mistranslation, Anomie Theory, Xu Chi, *Walden*

1. 引言

翻译的本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意义转换活动，而有译必有误成为这一

活动的固有特征，误译，学界尤其是比较文学界分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其实，有意误译有逻辑矛盾，误就是误，误译一旦有意性质有异，不应以误概论，需重新命名[1]。误译并非单纯的翻译错误，而是翻译实践中规范与目标失衡下的必然产物。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研究多囿于忠实性单一标准，将其视为需要矫正的负面现象，忽视了误译的结构性特征与多元功能，缺乏基于系统理论的类型划分与辩证评价。

默顿在 1938 年提出的失范理论指出，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会催生五种社会行为，其中除遵从适应外，独辟蹊径、随波逐流、疏离逃避与叛逆改造均具有失范属性[2]。傅敬民将这一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首次将文学翻译中的误译划分为与四种失范行为对应的形态，打破了传统误译研究的碎片化视角，为误译的类型化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理论框架[3]。

徐迟版《瓦尔登湖》是中国译介西方生态文学经典的里程碑式译作，自 1949 年问世以来，其以优美的中文文笔传递了梭罗的生态思想与生命哲思，影响了数代中国读者，因其兼备文学和学术研究价值成为文学翻译研究的典型样本[4]。徐迟的翻译活动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初兴的历史语境中，其翻译目标、翻译规范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张力，使其译作中呈现出典型的四种失范型误译形态。

本文以傅敬民基于默顿失范理论提出的四种误译形态为核心分析框架，以徐迟版《瓦尔登湖》为研究对象，通过原文与译文的文本对比，梳理不同类型误译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结合翻译的历史语境、文学翻译的审美特征与文化传播目标[5]，对各类误译进行辩证评价，以期丰富文学翻译误译研究的理论维度，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与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2. 默顿失范理论与文学翻译的四种误译形态

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中提出，社会的文化系统会设定特定的文化目标，而社会的制度结构则会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当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出现失衡与张力时，社会成员会产生不同的适应行为[2]。具体来看，遵从适应是接受社会设定的文化目标并采用合法手段实现，而独辟蹊径是接受文化目标但拒绝合法手段、转而采用非常规方式实现，随波逐流是放弃文化目标但机械遵守制度手段，疏离逃避是同时放弃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叛逆改造则是拒绝现有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转而构建新的目标与手段。这四种行为因偏离了社会主流规范，具有明显的失范特征，其本质是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之间张力的外在表现。

傅敬民将默顿失范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指出翻译活动中同样存在翻译规范与翻译实践目标的二元结构[3]，翻译规范包括语言规范、文化规范、审美规范等主流认可的翻译准则[6]，翻译实践目标则包括信息传递、文化传播、审美再现、读者接受等译者设定的翻译目的。当二者之间出现张力与失衡时，误译便随之产生，而译者的不同适应行为则催生了四种具有失范属性的误译形态，这一划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领域，且与文学翻译的审美性、文化性特征深度契合。

独辟蹊径型误译是译者接受文学翻译的核心目标，却拒绝遵循主流的翻

译规范，转而采用非常规的翻译策略实现目标，是目标接受和规范背离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主动性与策略性。随波逐流型误译是译者放弃文学翻译的核心目标，仅机械遵守表面的翻译规范，缺乏对原文的深度解读与艺术再创造，是目标放弃和规范机械遵守的产物，具有被动性与机械性。疏离逃避型误译是译者因自身能力局限、文化认知偏差等原因，同时放弃文学翻译的核心目标与主流翻译规范，既无法实现原文内涵与审美的有效传递，也未能遵循基本的语言与翻译准则，是目标放弃和规范背离的产物，具有偶然性与被动性。叛逆改造型误译是译者拒绝现有翻译规范设定的忠实性核心目标，也摒弃主流的翻译手段，根据自身的审美偏好、文化立场或时代需求，对原文进行创造性改造与重构，构建新的翻译目标与手段，是目标重构和规范反叛的产物，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创造性。

既有研究对四类误译的阐释多偏向译者主观动因的推断，容易造成案例归类边界模糊。为规避主观判断带来的分类重叠，本文列出翻译目标取舍、与翻译规范的关系、语义结果三个文本维度，为四种误译形态建立可操作的判别依据。独辟蹊径型误译属于目标接受、局部规范背离，在翻译目标层面，该类型完整保留以忠实原作内核为前提的翻译总目标，仅变通实现目标的手段；在规范关系层面，只是局部偏离字面、形式对等的表层翻译规范，并不否定忠实作为翻译活动的根本准则；在语义结果层面，仅出现局部词句与表达形式的偏移，原作的核心命题与思想逻辑得到完整留存，不存在整体性的语义重构。随波逐流型误译属于目标放弃、规范机械遵守，翻译目标上放弃深层思想传递与文学审美再现的核心诉求，仅完成表层文本转写任务；在规范关系上机械表层翻译规范，忽视规范应当服务于翻译目标的底层逻辑；语义结果表现为译文词句字面匹配度较高，但原作的文学意象、情感节奏与深层意蕴大量流失，形成形似而神离的文本效果。疏离逃避型误译属于目标放弃、规范双重背离，判定依据完全来自译文输出的文本现象，不直接推导译者能力或主观疏忽，若要追溯行为动因，则需要译者序言、手稿、版本校勘等外部材料予以佐证；该类型在翻译目标上表现为信息准确传递、原作内涵再现的目标于文本层面完全落空；规范关系上同时违背语言规则、专有名词处理、跨文化适配等基础翻译规范；语义结果上会产生事实错误直接造成原作核心语义的扭曲。叛逆改造型误译属于目标重构，翻译目标层面建立本土化阐释、审美重塑等替代性翻译目标，同时保留原作整体精神框架；在规范关系上对字面忠实、形式对等的主流翻译规范形成整体性反叛，重新选择译文的实现路径，语义结果上保留原作核心精神。

四种误译形态均源自翻译规范与实践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依托上述三维文本判别标准，可以脱离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猜想，建立可复现的分析路径。四类误译在目标取舍、规范处理方式、语义输出结果上存在本质差异，由此为文学翻译误译的类型化分析与针对性评价提供清晰的理论工具。

3. 徐迟版《瓦尔登湖》中四种误译形态的具体表现

《瓦尔登湖》是梭罗融合生态观察、哲学思辨与文学审美于一体的经典

之作，其语言简洁凝练，兼具隐喻性与象征性，文化内涵上蕴含西方特有的超验主义思想与生态观念，翻译难度极大。徐迟在翻译该作品时，其核心翻译目标是让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梭罗的思想，同时实现译文的文学性与可读性，而当时中西文化认知的隔阂，主流的直译为主的翻译规范以及译者自身的审美偏好，使其与翻译目标之间产生了多重张力，其译作中因此呈现出典型的四种误译形态。下文译例均标注权威原版章节信息、徐迟译本页码，同时补充局部上下文，分析文本层面的语义增益与损失。

3.1. 独辟蹊径型误译

独辟蹊径型误译在文本上体现为保留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的核心翻译目标，局部偏离字面、形式对等的表层规范，通过具象化改写、语体调整等策略保障核心思想传递，局部形式发生偏移，但原文核心命题得到保全。

例 1

原文：in respect to egotism, is the main difference. ([7], p. 1)

徐迟译文：这本书的特点便是“我”字用得特别多。([8], p. 1)

分析：本句出自经济篇，上下文以别人好奇我的生活方式，我便提前说明书中描述了大量我对生活的观察，原文以抽象名词 *egotism* 自我中心、唯我论为核心，是典型的西方抽象思辨表达。其指向文本叙事上强烈的自我视角，并非贬义的利己主义。若严格遵循字面忠实的翻译规范，直译为在自我中心，在徐迟翻译的时代语境下，普通读者不仅难以理解 *egotism* 的抽象内涵，更无法精准把握该句指向作品创作特征的表达意图，易让译文陷入晦涩。徐迟主动背离抽象名词直译的主流规范，结合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转化为通俗化的语言使用特征描述，从文本结果看，译文保留翻译总目标，局部放弃形式规范，符合独辟蹊径型的判别条件。

例 2

原文：How can he remember well his ignorance— which his growth requires—who has so often to use his knowledge? ([7], p. 3)

徐迟译文：他怎能记得他是无知的呢——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他不经经常绞尽脑汁吗? ([8], p. 3)

分析：本句出自经济篇，上下文描述了人忙于劳作，错过美好年华。原文是梭罗极具思辨性的反问句，采用倒装 + 插入语的句式结构，核心逻辑为频繁运用知识的人，难以记起自身的无知，而这份无知恰恰是个人成长的必要条件，其中插入语 *which his growth requires* 是 *ignorance* 的关键限定，也是整句的逻辑核心。徐迟主动打破原文的句式规范与字面表达原则，一是将倒装句式转化为中文顺承式反问句，让译文逻辑更贴合汉语的表达逻辑；二是将抽象的 *which his growth requires* 改写为生活化的他是全靠他的无知而活下来的，以活下来替代抽象的 *growth* 成长，让梭罗的哲思更贴近中文读者的生活体验；三是将 *has so often to use his knowledge* 具象化为绞尽脑汁，既还原了原文的反问语气，又让译文更具汉语的语言韵味。译文虽在句式结构、词

汇选择上偏离原文的字面与形式规范，却完整且生动地传递了原文的核心哲思，让抽象的西方思辨表达变得通俗易懂，属于独辟蹊径型。

3.2. 随波逐流型误译

随波逐流型误译是目标放弃下的规范机械遵守，译者放弃深层内涵传递、审美特质再现的核心目标，仅机械遵守字面对应、句式一致的表面规范，导致译文形似而神离，在文学翻译中常表现为逐词直译、结构硬套、隐喻表层化，本质是译者对原文的深度解读不足，陷入规范至上的机械主义。

例 3

原文：I am on the alert for the first signs of spring, to hear the chance note of some arriving bird, or the striped squirrel's chirp, for his stores must be now nearly exhausted, or see the woodchuck venture out of his winter quarters. ([7], p. 222)

徐迟译文：我注意地等待着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倾听着一些飞来鸟雀的偶然的乐音，或有条纹的松鼠的啁啾，因为它的储藏大约也告罄了吧，我也想看一看土拨鼠如何从它们冬蛰的地方出现。([8], p. 334)

分析：本句出自春天篇，上下文描述了梭罗对春日将至时自然景象，核心不仅是传递观察春日迹象的表层行为，更要再现作者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与自然万物的共情，以及春日将至时的期待与欣喜，同时原文的句式以连续的不定式结构串联起多个动作，形成行云流水的表达节奏，是兼具叙事性与审美性的文学表达。徐迟的译文严格机械遵守字面对应与句式顺承的翻译规范，逐词逐句对译原文的词汇与句法结构，却完全放弃了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审美意境、传递作者情感内涵、贴合汉语文学表达韵律的核心目标。

译文逐词复刻原文表层词汇与句法结构，但出现多重文本层面损耗：第一，arriving bird 本指归来的候鸟，译文飞来鸟雀消解春日候鸟回归的意象；chance note 译为偶然的乐音，丢失自然鸟鸣灵动的质感。第二，代词指代出现文本层面不一致：原文 his 统一指代单数 striped squirrel，译文后半段转换为复数它们，破坏原文拟人化连贯叙事。第三，拆分原文不定式连贯动作链条，新增分句，割裂原文一气呵成的感知节奏。

整体而言，徐迟的这一译文虽在字面与形式上看似忠实于原文，却因机械遵守表面翻译规范、放弃了文学翻译的深层内涵与审美再现目标，导致译文有形无神，完全符合随波逐流型误译的核心特征。

3.3. 疏离逃避型误译

疏离逃避型误译表现为目标与规范的双重放弃，译文同时出现信息传递失效，并且违背语言、专有名词翻译、跨文化适配等基础规范，造成事实偏差、逻辑断裂。是文学翻译中需要修正的真正的翻译错误。

例 4

原文：Fair Haven ([7], p. 220)

徐迟译文：美港([8], p. 332)

分析：本句出自春天篇，上下文描述了瓦尔登湖与其他湖泊解冻时间的对比，该译例是典型的专有地名翻译中的疏离逃避型误译，Fair Haven 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地区一处真实海湾地名，属于固有地理专名，该地点历史上和当地捕鲸、造船产业存在历史关联，是康科德河通往出海口的水域节点[9]。作为专有地名，通行翻译处理优先采用音译和半音译方案，而不是直接拆解字面含义意译。译文直接对专名进行字面意译，没有使用地名翻译通行规范，普通中文读者仅凭译文无法识别这是一处真实存在的历史地理实体，原作依托该地名附带的地域历史背景信息完全缺失，文本层面出现专有名词信息传递失效，同时违背专名翻译规范，满足疏离逃避型误译的文本判定条件。

例 5

原文：A thermometer thrust into the middle of Walden on the 6th of March, 1847, stood at 32°, or freezing point. ([7], p. 220)

徐迟译文：一八四七年三月六日，一只温度表插入瓦尔登湖心，得三十二度，或冰点。([8], p. 332)

分析：本句出自春天篇，上下文描述了瓦尔登湖春日来临，湖心的温度相比其他湖较低，该译例的核心问题在于译者忽视了中西温度计量体系的文化差异，既未实现让读者准确理解温度信息的核心翻译目标，也未遵守跨文化翻译需兼顾目标语读者认知。原文中的 32 度为华氏温度，对应的正是摄氏温度的 0 度冰点，这是西方计量体系的常识，而徐迟翻译的时代语境下，中文读者普遍使用摄氏温度体系，对温标差异缺乏认知。徐迟译本初版与 2004 重印版均没有对 32 度进行温标换算，也没有添加注释指明该读数为华氏度。20 世纪 50 年代国内日常计量普遍使用摄氏温标，普通中文读者缺少对华氏温标的常识。从文本输出结果看，三十二度，或冰点在中文读者认知体系下形成表面矛盾，普通读者很难自主识别此处是华氏 32°F 等于摄氏 0°C，造成信息理解障碍。当时翻译界尚未形成强制要求全部换算西方计量单位的通行规范。该译例属于跨文化概念处理上的文本缺陷，归类疏离逃避型的同时需要附加限定，该判断立足于中文目标读者认知，而不是以后世标准化注释规范回溯苛责早期译本，该类问题在再版时可以通过脚注完成补救。

例 6

原文：With a little more deliberation in the choice of their pursuits, all men would perhaps become essentially students and observers, for certainly their nature and destiny are interesting to all alike. ([7], p. 73)

徐迟译文：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饶有兴味。([8], p. 108)

分析：本句出自阅读篇，上下文描述了由学生和观察者这两种职业作为例证，阅读能让人超越限制接近真理。该译例存在两处核心的翻译偏差，本质是译者对原文代词指代、词汇内涵的理解疏忽，同时放弃了传递原文哲思内涵、保证语句逻辑通顺的核心目标与代词指代清晰、词汇内涵贴合语境的基本翻译规范。其一，代词指代模糊，原文中 their 明确指代前文的 all men，

而非译文所译的两者，即学生兼观察家，徐迟因对代词指代的理解失误，导致译文逻辑完全偏离原文，原文核心逻辑为人的本性与命运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因此人应做学生和观察者，而译文则扭曲为学生和观察家的性质与命运对所有人有吸引力，核心哲思被完全误读；其二，词汇内涵偏差，原文 *pursuits* 结合语境指人的人生追求、事业选择，译为追逐的职业既显得生硬牵强，也窄化了原文的内涵。译者未能准确传递原文的哲思内涵与逻辑关系，也违背了基本的语义理解、代词指代规范，双重放弃了翻译目标与规范，是典型的疏离逃避型误译。

3.4. 叛逆改造型误译

叛逆改造型误译是目标重构下的规范彻底反叛，译者拒绝现有翻译规范设定的忠实性核心目标，也摒弃主流翻译手段，根据自身的审美偏好、文化立场或时代需求，对原文进行创造性改造与重构，构建新的翻译目标与手段。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是研究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的切入点[10]。这类误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常表现为思想倾向改写、审美风格重塑、文化立场重构，实质是译者以译文为载体的再创作。

例 7

原文：The symbol of an ancient man's thought becomes a modern man's speech. ([7], p. 75)

徐迟译文：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8], p. 110)

分析：本句出自阅读篇，上下文描述了梭罗关于古今思想传承，讨论经典文本当中古代思想符号如何沉淀，演化为后世普通人的日常话语。其中 *speech* 的本义为言语、话语，是中性的通用词汇，翻译的主流规范要求贴合词汇本义、还原原文简洁的哲思表达风格。徐迟完全拒绝了忠实还原词汇本义与原文表达风格的传统翻译目标，重构了让抽象哲思具象化、贴近中文读者日常表达体验的新目标，同时摒弃了直译词汇本义的主流手段，将中性的 *speech* 创造性改造为极具汉语生活化特征的口头禅。口头禅不仅是现代人的日常话语，更暗含被广泛传播、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表达之意，既贴合原文古代思想转化为现代表达的核心内涵，又让抽象的哲思变得鲜活易懂，适配了当时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译文置换复刻词语本义这一局部目标，追求思想通俗传播，是典型的叛逆改造型误译。

例 8

原文：The one is commonly transitory, a sound, a tongue, a dialect merely, almost brutish, and we learn it unconsciously, like the brutes, of our mothers. The other is the maturity and experience of that; if that is our mother tongue, this is our father tongue, a reserved and select expression, too significant to be heard by the ear, which we must be born again in order to speak. ([7], p. 74)

徐迟译文：一种通常是变化多端的，声音或舌音，只是一种土话，几乎可以说是

很野蛮的，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的。另一种却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集；如果前一种是母亲的舌音，这一种便是我们的父亲的舌音，是一些经过洗练的表达方式，它的意义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我们必须重新诞生一次，才能学会说它。([8], p. 109)

分析：本句出自阅读篇，上下文描述了梭罗对日常语言与高阶思想表达的经典思辨，以 *mother tongue* (母语) 与 *father tongue* (父语) 构建对比体系。译文没有以复刻字面为第一要务，开展多处整体性本土化改写，将 *brutes* 译为野蛮人替代直译野兽；把 *tongue* 创造性处理为舌音，构建母亲的舌音，父亲的舌音本土化隐喻；*maturity and experience of that* 改写为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集，*reserved and select expression* 改写为经过洗练的表达方式。译文保留两套语言的核心隐喻对比，但对整套话语进行汉语文学化重塑，主动重构译文审美目标，符合叛逆改造型的文本特征。

徐迟的译文并非对原文的简单翻译，而是基于中文语境与文学审美进行的创造性重构，虽在词汇、表达形式上完全背离了字面忠实的主流规范，却通过叛逆改造深化了原文的思辨内涵，强化了表达的对比张力，让梭罗的西方哲思转化为更具汉语文学美感的表达，充分体现了叛逆改造型误译目标重构、规范反叛、创造性表达的核心特征。

4. 四种误译形态的评价体系

以傅敬民的误译形态为核心，结合默顿失范理论的目标和手段张力逻辑，可构建规范维度，目标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三维评价体系，对徐迟版《瓦尔登湖》中的四类误译进行辩证评价，打破忠实即正确、误译即错误的单一标准。规范维度考察译者对语言规范、文化规范、文学翻译审美规范的遵守程度，判断误译的失范程度，从主动背离到机械遵守再到双重放弃，失范的性质与原因存在本质差异。目标维度考察译者的翻译目标设定与目标实现程度，核心是判断误译是否服务于译者的核心目标，区分目标保留、目标局部舍弃、目标落空、目标被重构置换。价值维度结合译本所处时代语境、版本流变、已有接受史研究证据，考察文本输出带来的多重效应，包括潜在跨文化传播、本土化阐释等的正面效果与语义扭曲、意象损耗等的负面效果，评价需要基于可考材料，避免无条件泛化结论。

独辟蹊径型误译属于策略性局部失范，从文本层面看，该类现象保留翻译的核心目标，为达成思想传递而局部放弃形式规范。就徐迟译本而言，这类改写在多处缓和西方思辨文本与汉语阅读习惯之间的隔阂，降低部分哲思段落的阅读门槛。改写同时伴随局部语义损耗，在重版修订中可借助注释补充被舍弃的原文内涵。

随波逐流型误译是机械性消极失范，文本表现为规范至上，译者因缺乏深度解读能力，放弃了文学翻译的核心目标。徐译中的这类误译，虽在形式上忠实原文，却丢失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导致译文有形无神。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传递深层内涵远比形式忠实重要，随波逐流型误译既未实现文学翻译的核心目标，也未真正理解翻译规范的本质，该类

现象警示翻译实践，翻译规范是服务翻译目标的工具，不应当作为翻译的终极目的。

疏离逃避型误译是过失性文本失范，文本层面会造成专有名词、计量、逻辑指代等信息扭曲，直接干扰读者对原作事实与哲思的理解。就文本结果而论，这类译文缺陷会产生负面阅读后果，中译本全书注释过于简略，一些该注之处没有注，书中涉及的圣经典故更是极少注出，这使读者对某些句子茫然不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11]，该类文本错误在后续版本中可以通过注释、校勘加以修复；其研究价值在于为后世译者提供文本处理层面的参照，帮助规避同类文本失误。

叛逆改造型误译是创造性重构失范，需结合目标正当性与影响可持续性辩证看待，这类误译的核心是目标重构，译者的规范反叛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时代性。徐迟中的这类误译，将梭罗的生态思想与中国的时代需求相结合，重塑了译文的诗性审美风格，使《瓦尔登湖》不仅成为西方经典的译本，更成为具有中国语境适应性的文学作品。其正面价值体现为赋予经典作品新的时代生命力，推动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潜在的负面价值则是可能导致读者对原文思想的误读。评价这类误译的关键，在于判断译者重构的目标是否符合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播本质，以及其改造是否保留了原文的核心精神，翻译之象是对翻译之道的表征，受道的制约；翻译之道通过翻译之象得以实现，受象的促成[12]。徐迟的改造显然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其正面价值占据主导。

四类误译评价都不能脱离译本所处的时代条件，批评应当以文本输出作为首要证据，涉及译者主观动机和译本社会影响时，需要援引译者序言、版本史料、已发表接受史研究作为支撑，避免单纯依靠孤立句子推导整体社会效果。

5. 结论

本文以默顿的失范理论为理论根基，以傅敬民提出的四种误译形态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徐迟版《瓦尔登湖》的文本对比，清晰呈现了文学翻译中独辟蹊径、随波逐流、疏离逃避、叛逆改造四类误译的具体表现，并构建了规范、目标和价值的三维评价体系展开辩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本质是翻译目标与翻译规范之间张力的产物，徐迟译本中的各类失范现象构成梯度，从策略性局部失范、创造性重构失范，到机械消极失范，再到过失性文本失范。同时，文学翻译的误译评价，必须打破单一忠实性标准，结合历史语境、译者目标、文化影响进行辩证判断，并非所有误译都是错误，部分策略性、创造性误译，反而能突破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实现文学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核心目标。

这一研究结论对文学翻译实践与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文学翻译实践而言，译者应明确翻译目标优先于翻译规范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树立清晰的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意识，主动规避随波逐流与疏离逃避型误译，同时结合翻译语境与作品特征，合理运用独辟蹊径与叛逆改造型翻译策略，在规范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实现译文忠实性与适应性的统一。对于文学翻

译批评而言，批评者应摒弃一刀切的批判思维，建立基于系统理论的类型化评价体系，结合具体的翻译历史语境与实践目标，对误译进行辩证、客观的评价，既指出翻译中需要修正的过失性问题，也认可具有积极价值的策略性、创造性翻译选择。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案例范围，将傅敬民的误译框架应用于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经典文学译本研究，通过更多案例验证该框架的普适性，进一步丰富文学翻译误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同时，可结合当下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背景，探讨失范理论框架在机器文学翻译误译分析中的应用，为新时代文学翻译的误译研究与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1] 黄忠廉, 濮阳荣, 黎雅途. 从论误译到误译论[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31(6): 1-11.
- [2] Merton, R.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672-682. <https://doi.org/10.2307/2084686>
- [3] 傅敬民. 误译及误译话语逻辑[J]. 外国语, 2025, 48(6): 122-128.
- [4] 殷企平. 梭罗研究在中国[J]. 外国文学研究, 2014, 36(2): 152-160.
- [5] 黄忠廉. 翻译失误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6] 克里斯蒂娜·谢芙娜. 翻译与规范[C]. 傅敬民,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7] Thoreau, H.D. (2016) *Walden: 150th Anniversary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czz8r>
- [8] 梭罗. 瓦尔登湖[M]. 徐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9] Harding, W. (2015) *The Days of Henry Thoreau: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0]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21-26.
- [11] 李毅. 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报), 1984(6): 62-63.
- [12] 喻旭东, 傅敬民. 翻译规范本源性概念的中国诠释[J]. 外语研究, 2022, 39(2): 66-70+89.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文学翻译中误译的类型和评价

——以徐迟版《瓦尔登湖》为例

摘要：误译是文学翻译中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其本质是翻译规范与实践目标之间张力的外在体现。本文以默顿失范理论为理论根基，依托傅敬民由此衍生的独辟蹊径、随波逐流、疏离逃避与叛逆改造四种误译形态划分框架，以徐迟版《瓦尔登湖》为典型研究案例，通过原文与译文的文本对照，系统梳理并剖析了四种误译形态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本研究认为，文学翻译中误译的评价无法囿于忠实这一单一标准，而应立足翻译的具体语境、实践目标与文化传播效果，实现对其负功能与正功能的辩证判断。本研究试图为文学翻译中误译的分类与评价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国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翻译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文学翻译，误译类型，失范理论，徐迟，《瓦尔登湖》